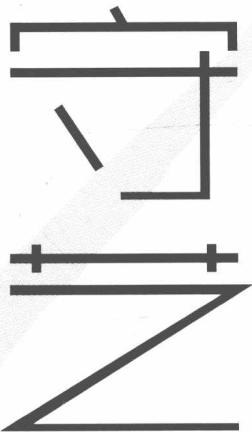


古月——著



2084



古 兰 月  
——  
著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守艺 / 古兰月著. —杭州 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 
2018.9

ISBN 978-7-213-08882-7

I. ①守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88488 号

## 守艺

古兰月 著

---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(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责任编辑 余慧琴

责任校对 杨帆

封面设计 观止堂\_未泯

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625

字 数 164 千字

插 页 1
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3-08882-7

定 价 32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# 序

“80后”新锐女作家古兰月，近来可谓好事连连、幸运不断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荣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，入选金华市宣传文化系统“五个一批”人才，网络小说《杭州女子日记》在咪咕阅读上线，励志新作《守艺》即将付梓。我想，这就是所谓的动须相应、厚积薄发吧。

古兰月是我的小老乡。对于从老家走出这样一位才女，我很是自豪，但并不意外。因为故乡浙江兰溪，原本就是一块人杰地灵、人文荟萃的“风水宝地”。如果说“三江之汇”“六水之腰”“七省通衢”“天下江南”描绘的是兰溪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风光，“小小金华府，大大兰溪县”“小小兰溪赛苏杭”“小上海”赞誉的是兰溪的富饶和时尚，那么“黄大仙故里”“李渔故乡”“赵四小姐祖居地”“诸葛亮后裔聚居地”则代表了兰溪深厚的人文积淀。

“一头秀丽柔顺的黑发，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”，是媒体为古兰月刻画的标准像。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、著名作家邱华栋对她的评价则是：“古兰月是继流潋紫和蒋胜男之后



浙江涌现出来的又一位优秀女作家，她在新类型小说、影视剧本和散文创作上潜力无限。而且，她还是一位视觉艺术家，对油画和国画都很在行。”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，当然也是恰如其分的。

古兰月无疑是有追求的。她最大的追求，就是成为一名作家。因此，她毅然辞去了公职，潜身艺海，闯荡搏击。几度风雨，终见彩虹。散文集《你不慌，世界不荒》、长篇小说《南方姑娘》《青木微雪时》《在遗忘的时光遇见你》《龙井》、网络小说《家谱》《深宅诡事》等，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第四批“新荷计划”青年作家人才、中国网络作家村入驻作家，还有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、首届“两岸青年网络文学大赛”获奖者等，各种“身份”和荣誉纷至沓来。这些，正是对她不懈追求的回报和赞许。

古兰月无疑是有才情的。她不仅是一位作家，还是一位画家，能画国画，更擅长油画。因此，除了作家的身份外，古兰月还有一个与绘画有关的“头衔”：浙江省文化产业学会浙江书画研究院油画创作室主任。她曾在杭州、金华举办过个人画展，还以画家的身份参加了由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举办的“一带一路”高级美术人才主题研修班。2018年5月17日，中国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考察中国网络作家村时，古兰月非常“大胆”地拿出自己的一幅小画相赠，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。她曾把自己比作《射雕英雄传》

中的周伯通，左手画画，右手写作，一心二用，双手互搏。大凡见过古兰月的，都会称其为“美女作家”。实际上，“有才情、多才艺”的评价，更切合古兰月。

古兰月无疑是有爱心的。她曾说过：“不管是画画、写童谣，还是文学创作，我都一直坚持追求真善美，用优秀的作品发现生活的美、心灵的美。”的确，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，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，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，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，让人们看到美好、看到希望、看到梦想就在前方。古兰月的文学作品，写的虽然都是一些平凡的人、平凡的事，但就是这些平凡的人、平凡的事，让人们看到了人间的真善美，看到了创业之美、创造之美、匠心之美，看到了爱的珍贵、爱的温情、爱的力量。用手中的笔书写时代和爱，是一位作家的良知和爱心，而古兰月一直在努力。

不只因为同乡情谊，更是因为古兰月的追求、才情和爱心，我乐之为序。

应雪林

(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，  
浙江省文联副主席，杭州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)

2018年7月

# 壹



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改革开放的热潮席卷整个中华大地，浙江义乌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也逐渐热闹起来。

太阳，升起来了！廿三里镇的阳光总是透着感情，你若开心，它便多亮一点；你若悲伤，它就像现在这样……

宗祖成，45岁，土生土长的廿三里镇人，从小喝义乌江水长大，性子直，人却闷声闷气，家里出了事儿，他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，憋得天都阴沉沉的。

1986年正月初一上午，廿三里镇的鞭炮声从除夕响到现在都还没停。此时的宗祖成跪在祠堂里，低着头，把身体的全部力气都压在了腿上，没有人能看见他的脸，更没有人能看见他的泪。他没脸抬头，就在离他头顶不足三米的位置，宗泽将军的牌位散发着威严的光芒！

宗泽将军是宋朝抗金英雄，廿三里镇上眉骨线条分明者大多是宗氏的后人。宗氏人有着不畏艰险的担当，也有着宁死不屈的倔强。宗祖成算是宗泽将军的嫡出后嗣，细数起来也是十代之外了，甚至更远。

宗祖成终于抬起了头，满眼是泪地起身。他环顾四周时，眼中带着失望和难过。他捶打着胸口，反问自己：“怎么就养出个逆子？”想着想着，突然，他好像想到了什么。他走到祖先的牌位面前，强忍着眼泪打量牌位正下方的砖块。看到这块砖明显有被动过的痕迹，他快速蹲下，用手扒开了砖缝。

果然，那张家传的秘方不见了！

时间仿佛在宗祖成身上静止了，就在今天，他刚刚和儿子吵了一架。大逆不道的儿子宗新贵出言不逊，吵着要分家。

宗祖成有一个女儿、一个儿子。女儿宗新英今年26岁，几年前经媒婆介绍嫁给了和她同岁的本镇人林江，后来生了一个儿子，叫林月明，今年不到4岁。儿子宗新贵23岁了，从小就是个“混世魔王”，前年娶了邻村姑娘杨双燕。娶回家门后才知道，这个杨双燕也并非等闲之辈，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。老宗两口子看在儿子的面上，看在她杨双燕给宗家生了孙子的份上，也就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

本来宗家添了男丁是皆大欢喜的事儿，可新贵偏偏计划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到县城闯闯。其实年轻人闯荡闯荡是好事儿，老宗之所以动气，是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的孩子有啥毛病。再说了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老宗还盼着他能继承手艺呢。这点心思扰得老汉寝食难安，闷气一直憋到了今天。

爷俩在院子里争执不休，老伴儿东劝西劝，但他俩根本没有平息的意思。杨双燕不劝架，反倒给丈夫打起了边鼓，一会儿说谁谁谁买了楼房，一会儿说谁谁谁开了小车，添油加醋地说风凉话，气得老两口用白眼儿招呼她。

“爹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守着田里几亩地、院里几头猪！”新贵喊道。

新贵嘴上说着老宗落伍，言外之意就是想要分家单过。

这也不怪新贵，娶的“好媳妇”枕边风刮得紧，学好不易，学坏快着呢。

宗祖成见儿子新贵是铁了心了，便丢下一句：“分家。”

这两个字一出，杨双燕眼里闪过一丝笑意，但不足半秒又被她强行收了回去。

宗家祖孙三代都住在祖宅里，这青砖红瓦的宅子，演绎着宗家的悲欢离合，但纵使打闹，也没有人真正地在这个宅子里分过家。分家意味着，同一屋檐下，各揣各的心！

宗家一共有三间堂屋，东西两间住人，中间是厅堂。厅堂的门开在正中间，进门迎面靠墙摆放着一张长桌子，上面供奉的是宗家的祖先宗泽的画像和一鼎香炉。

春夏秋冬，四季更迭，宗泽的目光总是注视着这个普通的家庭。

宗祖成老婆冯盼盼走到他面前劝着问：“他爹，真要分呀？”

老宗生气地从嘴里蹦出一个字——“分”，腮帮子肉一动一动的。

话音刚落，冯盼盼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！

分家说明家门不宁，说明父不慈、子不孝。在这方圆百里，看似家家关门过日子，但村镇的人大多喜欢打听是非、说家长里短，这么一来，宗家绝对会成为人家的笑柄。

宗祖成看到老婆哭了，顿时心一软，转身进屋。



宗新英拉着儿子林月明走街串巷拜年。当地的习俗是若父母尚在，出嫁的闺女大年初一中午要在娘家吃饭。

上午11点，新英拉着儿子走在回娘家的路上。母子俩说说笑笑地走着。还没走到外公家门口，小月明就扯着嗓子喊：“外公、外婆、舅舅、舅妈，磕头了。”

可院子里并没有传来回应，小月明有些失望。

“鞭炮声太大了，他们在家里没听到吧。”新英摸了摸小月明的头，安慰道。

母子俩进屋的时候，大家都黑着脸。新英看了看母亲的眼睛，把母亲拽到了后屋，问：“娘，你哭了？”

冯盼盼有些伤感地说：“新英呀，娘就你这么个贴心人了。新贵娶了媳妇忘了娘，可你爹思想保守，总觉得养儿防老，可怜了你。娘知道，你孝顺，今天你爹要分家，咱家什么也没有，让你弟闹去吧，但咱家的‘宝贝’，必须放你那里，千万不能让你爹知道。”

新英听到要分家，连忙两边劝。

新英是宗家的老大，可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，说话并没什么分量。

她前脚进门，丈夫林江就拎着好酒进来了。

正在气头上的宗祖成看见女婿拎着好酒，也懒得招呼。而新贵借着姐夫拎好酒来拜年的由头，又开了一“枪”。

“爹，你看到没？这就是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区别，我要是进城了，天天给你供好酒。”

此时的林江，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宗家的是非他多少知道一些。顾及妻子，他只好把酒放在桌子上，转身就去院子里了。一股窝囊火在心里烧着，其实林江并不是什么体面的城里人，他在镇上干工地的活，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和新英结婚后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手里的活儿越来越多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本想着逢年过节孝顺孝顺岳父，没想到又刺激到了小舅子，他心里暗想着：“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。”

这时，杨双燕抱着一岁的儿子宗俊进了屋，母凭子贵，分家这么重大的事，哪能少了她啊。别看她今年才23岁，说起话来神气得很。

“现在谁还喂猪啊，一年没多少收入不说，还整天累死累活的。幸好咱家在镇子边上，要不然就这猪圈的臭气，邻里也不和睦。”新贵溜着媳妇的话边儿，继续说道：“你说咱爹，就守着养猪、种地、做火腿，我这也有了儿子，总不能跟咱爹一样，窝窝囊囊过一辈子吧。”

新英听着弟弟两口子说这样的话，也窝了一肚子的火。

媳妇毕竟不是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想怎么说都随她，但看到新贵这般态度，当爹娘的真寒心。冯盼盼默默地走出了厅堂。宗祖成开口道：“村南头为给你结婚盖的房子是你的，这个老房子我跟你娘住，百年之后都归你。六亩地咱们两家平均分配，等我们‘走’了之后，我们的三亩地也归你。为了给你娶媳妇盖房子，我还欠6000块钱，这债怎么还？你看怎么分？”

一屋子的人都低着头不说话。宗祖成从口袋里掏出火柴和烟，点燃一根烟抽着。

烟头的火光，让这个屋子稍微温暖了一点点。

冯盼盼看了看儿子新贵。目光对视的一瞬间，新贵逃开了母亲的眼睛，他没脸对视。冯盼盼不识字，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，但对儿子可是宝贝得紧。在新贵七岁那年，她为了抢救发高烧的儿子，抱着他一口气跑了三里多的山路去医务室。新贵被抢救过来了，可她自己得了支气管咯血的毛病。新贵小时候股骨头脱臼，她从儿子出生一直抱到他快四岁，直到孩子骨头都长好了，才敢放手。父母对儿子含辛茹苦的付出，竟然换来儿子一句“窝窝囊囊”。



大年初一，家家张灯结彩，偏偏宗家闹着分家，可事已至此，又有什么办法？

冯盼盼失望地走进厨房，她要给孩子们包顿馄饨。

别说是吃馄饨，就算是吃山珍海味，宗祖成和冯盼盼也没心情，可新年还得按照老规矩来过。

“馄饨煮好了！”冯盼盼面无表情地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走进堂屋，把碗放到宗泽像前，又从抽屉里拿出香火，点燃了插到香炉里。

“祖宗保佑宗家子孙出门平安，事事顺心。”

冯盼盼跪在祖宗画像前，虔诚地磕头祈祷。其实，她想祈祷的不只是平安、顺心。这一刻，她哽咽了。

人的善良，使世间的恶有了可乘之机。在老两口的心里，藏着一个秘密。20年来，他们守着秘密不敢声张，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平平淡淡就是幸福。可是，在新贵和杨双燕的心里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！

其实，新贵两口子之所以闹腾，是因为他们听邻居岳金山说过关于“宝贝”的事儿。这“宝贝”，在别人口中总是充满着神秘色彩。杨双燕心想，宗家就新贵这么一个儿子，自己又争气地生了孙子，即便宗家有金山银山，也得给他们，但是平日里，自家公公就知道养猪种地，没有一分外财显露出来。天长日久，杨双燕心里生了“内鬼”。与其守着个无影无踪的神秘传说，整日照顾老的、伺候小的，还不如



早点顶门立户，过自己的小日子。此外，杨双燕心里还打着一个小算盘，她准备借着分家的机会，看看公公的态度，如果真有“宝贝”的话，分家是敛财的最好时机。

谁知，除了房产，新贵家没有任何可敛之财，公公竟然还说了欠钱的事儿！

宗祖成口口声声说：“这些，我活着是我的，我死了才是你的。”

可这空口无凭的气话，鬼知道会不会兑现！

杨双燕心里暗想：“早死早利索。”

外面传来的鞭炮声提醒着新年的到来，宗祖成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面前，意外地发现家传“宝贝”不见了！

他脑袋嗡嗡直响！这个家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，其实，他无心隐瞒老伴儿，但经历过战乱、“文化大革命”动荡的他，已经草木皆兵。他想，自己身子骨硬朗，有生之年，一定能将这“宝贝”完好地传下去，多一人知道就多一分危险。他日日盼着儿子新贵长大成人后能接过这家族的使命，可谁知，新贵爱耍小聪明，娶了媳妇之后又是个“妻管严”。

宗祖成的心里时时刻刻都有两个小人儿在斗争打架，他总能想起父亲在临终前的交代：“秘方是自制火腿的金方。秘方传到良心者手中，百姓方可无碍，如果传到无良商家那里，火腿可要人命。因为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……”

现在秘方“不翼而飞”，宗祖成心里就像蒙上了一层灰。如果在儿子新贵手中，新贵这个“兔崽子”会不会把秘方卖了，或者和杨双燕合谋干点什么坏事儿？如果到了女儿新英手中，又有悖于老祖宗留下的传男不传女的家规。

女婿林江从宗家院子走到大街上，又从大街上走回院子。

小月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嘟囔着：“饿，饿。”

饭桌上，每个人的神态都不太对劲儿。大年初一，这么一顿“寒心饭”就算吃完了。家，也分了。平日里人气十足的宗家院子，现在冷冷清清的。

自从家之后，老宗更是心事重重，在外人面前他不愿意多提家事，内心郁结，郁郁寡欢。

春去秋来，对于土埋半截子的老宗两口子来说，日子索然无味，哪天闭眼都一样，活着没了盼头。每当绝望的时候，老宗总能想起那个秘方。凭空消失的秘方，牵扯着他的精气神儿。他一遍遍地对自己说：不能倒下，不能坐视不理。

过完年，新贵拖家带口地去了义乌县打工，宗祖成和冯盼盼在家种田、喂猪、酿酒、腌制火腿。

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赶少年。时间一晃13年过去了，来到了1999年。

义乌县早摇身一变成了义乌市，也跻身全国三线城市行